

源於奧運  
李漢源

### 亞運版權 花落誰家？

數數手指，至今距離9月10日還有170日，第19屆杭州亞運運動會便會舉行開幕禮，體育盛事真是一浪接一浪。

上次提及新登場的比賽項目「電子競技E-Sports」，香港電競運動員已經積極備戰，他們在上屆2018年印尼亞運，電競仍是表演項目時已經取得一面金牌，今屆一定全力以赴，很有機會再下一城爭取獎牌。

除了電競外，其實現時香港所有運動項目的運動員也都在積極備戰中，上屆印尼亞運香港參加了36個項目，共奪取46面獎牌，名列獎牌榜第13位；今屆香港參與項目超過36項，參加的運動員也可達600名，相信香港市民支持程度將不下於東京奧運，屆時也會是全城轟動，希望能看見上年的全城齊心撐香港運動員！

但要做到全城轟動，必須要傳媒以及各電台配合，無間地轉播亞運才可以，就如東京奧運所有電視台聯播，就令整個氣氛錦上添花，不過目前還未收到訊息哪些電台會轉播亞運，但相信也是受第五波疫情影響，經濟未明朗，各電視台也未敢購買轉播版權。

日前杭州亞組委向香港各傳媒發出邀請函，探討香港各電視台參與轉播亞運意向，已於上星期二（3月15日）前提交意向書，並希望4月中發招標書，杭州亞組委原想直接與香港各電視台接洽，但可能已

方寸不亂  
方芳

### 永不凋謝的「櫻花」

中日人民友好使者葉玲老師（又名：佐藤園江），逾百歲之齡撒手人寰，她留給學生的懷想，是一首不知名的日文歌曲。

在讀中六的時候，上過葉玲老師的日文課，當年她教唱的一首日文歌，竟然深藏在記憶裏不自知。大腦的記憶體很奇妙，在年輕的時候插入了一些塵封片段，幾十年後不經意翻出，又是那麼歷久常新。

今天偶與日本朋友交流，唯一就是這首日文歌曲，憑記憶給日本朋友哼唱這首塵封了幾十年的小曲，歌詞或許已有些用漏，日本朋友仔細去聽，竟聽出一首描述「櫻花」的歌曲。

葉玲老師是中國媳婦，丈夫是報界的前輩、知名的攝影家和畫家陳述先生。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工業興起，外貿蓬勃，極需日文翻譯，葉玲老師除了在學校教授日語，還為香港中資金融機構培訓了日語人才，更為香港的日本留學生指路。她以民間友好使者的身份，為中日文化牽線。

可惜受教於葉玲老師時間短暫，未能有更進一步的學習；但對於上世紀的中學生來說，得到外國老師的啟蒙，接觸日本文化，初探世界，開拓視野，是人生十分難得一頁。

記憶中的葉玲老師，個子小小，紅粉緋緋，圓圓的臉，笑意盈盈，表情豐富，她的服飾雅致亮麗，知性與溫柔，氣質獨特。

留校教書的老師和校友，對葉玲老師了解更深刻了，她雖然是日本人，但作為中國媳婦，她熱愛中國，足跡遍及祖國大地。葉老師近年身體不佳，生活出現了困難，熱心學生出於對這位中日人民友好使者的敬愛，自發組織了「關愛葉玲」群組，安排她入住市區老人院，晚年得到良好照顧。

葉玲老師離去，給我留下了一曲永不凋謝的「櫻花」。

書聲蘭語  
廖書蘭

### 戀上初戀

這個3月，我們的日子過得壓抑又沉痛；香港疫情像火山噴火似地爆發，而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火，導致烏克蘭硝煙四起，許多城鎮成了頹垣敗瓦，超過300萬烏克蘭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寄居他國。在這樣一個紛亂惶恐的3月，突然傳來台灣女星徐熙媛（大S）和韓國「酷龍」成員具俊晔的閃電結婚消息，使我們宅家的日子裏，增加了一些趣味和思考，也回想起曾經你我的初戀。

初戀是人生的一種探索，是對愛情的探索，也是對身體的探索；好像在一塊潔白的畫布上，畫了一個薄霧中的玫瑰花園。

初戀大都發生在青春歲月，天真地以為海可枯石可爛，此情不渝；殊不知，世界長得什麼樣？還看不清楚，人性裏的複雜仍悟不透，又如何能夠兩小無猜度過這漫長又崎嶇的人生呢？

但當我們歷經了人生磨難而得出的淬煉，還能重逢愛的人，這是一生絕對的幸福。能夠擁有這種幸福，我想是百萬人中無一的；他必須具備許多現實的條件，例如雙方都是單身、雙方的社會成績單不相伯仲、沒有太多的牽絆等等。

雖然《史記》的《貨殖列傳》提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但人間情義無價！當一個人有了情與義，足以抵

擋人世間的一切誘惑，包括名利色慾。

韓國「酷龍」成員具俊晔和姜元來是韓團始祖，在最紅最巔峰時，姜元來出車禍被宣判終生癱瘓，若恢復也要一輩子坐輪椅，原本公司想解散「酷龍」，讓具俊晔一人演出，但他一口拒絕，堅持陪在好友身邊，他對好友不離不棄的情義，感動眾人。

具俊晔身材高大體型壯碩，與大S分手以後，20年來似乎沒有再談過戀愛，實在讓人難以置信，3月8日宣布閃婚的消息一出至今，竟然找不到他的黑材料，只有好友姜元來的一句話：「具俊晔本來就是純情派」。

試問有誰能夠在滾滾紅塵中打滾幾十年，還能純情如初？熱情似火？除非遇上初戀的那個人。

行筆至此，不禁令我想起了那煙雨濛濛的淡水河畔、杜鵑花怒放的台大校園、落日餘暉的關渡橋、星星滿天的陽明山上，還有那稻子成熟時散發的稻穗飄香……不再計較誰負了誰，只記得那些甜美與悲傷……懂得感恩這一切在我人生路上與我相遇的對的與錯的人。是的，當年是愛上錯了的人，但如果讓時間倒流，自己還是會愛上那個愛錯了的人。

人生是一場崎嶇的經歷，怎能分清對與錯？20年前具俊晔傷害了大S，對她來說，當年肯定是他傷害了她，又怎知道經過了20年，在她婚姻失敗最失意的時候，他找到20年前的那個電話號碼來向她求婚，給她愛情，給她一個溫暖的家。

大S的這句「愛了再說吧！」鼓動了不少躊躇不前的人，珍惜當下！



大S的韓籍老公具俊晔日前來台灣與妻子相見。

翠袖乾坤  
連盈慧

### 葡萄滋味甜或酸

非議人家移民是酸葡萄心態也未必完全說錯，相信有着這種心態的人也不少，所以看人移民，話真是不宜多說，當對方主意已定，開始收拾行裝，就算任何善意的勸喻，無心潑冷水，也擾亂人家的心情吧！

別井離鄉前途患得失的滋味，古人今人固有，疫情席捲全球期間，今人不免還比古人更多了一點苦難感受，所以就算是愛想相關的親友，他要決定移民，除了祝福，還是祝福好了。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新移民自有新境遇，這點不用多說了。只是因為有朋友要走，才想起早在異地定居落地生根的親友：加拿大/法國/日本/美國等，原來也不少，除了溫哥華、多倫多親人，經常約定時間通話之外，猛然發覺，往常談話最多的法國朋友，這兩年已因當地政局疫情最先沉寂下來，想是環繞鐵塔散步自由空氣的浪漫已告消失，大家心情多少受到影

響，甚至問到同在法國平日往來頻密的好友，得來消息，不是A深居簡出，B全無音訊，大家都躲起來了，就算不因限聚令少見面，網上閒談的熱情已不再了。

日本表親手機上較多話語，但是字字驚心，每次不是擔心食物安全，就是擔心家居的老房子地震支持不住，同時埋怨工作時間過長，總之一句乏善足陳。

3年前舉家移居台灣的山行朋友，最初半年通過音訊之後已不聞近況；去年同樣結束香港高薪工作，攜同8歲兒子回到在美營商丈夫身邊的女友，電話中說兒子每晚發開口夢說要回香港，這母親害怕街頭搶劫和兒子外出的安危看來精神已面臨崩潰。

英國沒有朋友，只是3個月前看過一篇新移民散文，說倫敦陽光燦爛空氣清新已覺出奇，英國不是長年天色陰暗嗎？滿天濃霧，空氣何來清新？沒多久，同一作者已力陳居英之大不便，當天下葡萄一樣酸時，酸還算一種味道，生活不便還苦澀嗎？



但求合口味，甜酸也相宜。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 俄羅斯文化

戰爭總是殘忍的，閱報得悉，烏克蘭國家歌劇院芭蕾舞團首席舞蹈員達西辛和國賓級女星施韋茨在這次戰事中心身亡，尤其是當下正紅的達西辛，才43歲，令人痛惜。芭蕾舞界多位知名人士已表達憤怒，包括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前藝術總監、編舞家拉特曼斯基等。

在過去20年，烏克蘭雖然社會動盪，經濟每下愈況，但這國家卻有重視芭蕾舞藝術的傳統，實力非常雄厚，以古典、純正著稱。早年的烏克蘭大劇院基輔國家芭蕾舞團，與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芭蕾舞、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蘇聯三大芭蕾舞，在國際上也享負盛譽。

芭蕾舞雖然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宮廷，興起於法國，卻要到傳入俄國後，才發展至鼎盛，並從俄國走向全世界。所以，廣義的俄羅斯芭蕾舞一直是世界六大芭蕾舞流派中最受關注並影響最大的。烏克蘭作為跟俄羅斯同屬的東斯拉夫民族，以及蘇聯加盟國，其芭蕾舞也水漲船高。

烏克蘭大劇院基輔國家芭蕾舞團也不時出國演出，大約20年前訪港演出時，我曾觀看過，好像是《天鵝湖》或舞蹈選段，但記得屬於重頭節目。

本來，藝術是陶冶性情、撫慰心

靈的活動，藝術家們最討厭政爭和戰爭，但是，當國家處於戰亂和世界動盪中，藝術家也難置身事外。這是很無奈的。

撇開意識形態，歷史悠久的俄羅斯更迭這是一個值得人們留意的。除了芭蕾舞，俄羅斯在文學、寫實派油畫、音樂、體操運動等領域，都出現過不少國際級名家，其作品對西方也頗有影響。

俄羅斯地大物博，即使蘇聯瓦解後留下的俄羅斯聯邦，也是地球上領土最大的國家，雖然很多地方屬冰封千里，但在這樣的地理環境孕育下的民族，加上歷史上政權的不斷更迭等等，令俄羅斯人在豪放中不無細膩，陰森，形成其獨特的文化內涵。

其實，俄羅斯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其疆域領土內居住着超過180個民族的居民。要領導這樣一個「大國」也着實不易。所幸，他們都有宗教信仰：東正教，國民內心相對平和。

記得曾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作為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的劉香成曾跟我分享過他所觀察到的俄羅斯人，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樂觀的民族，他當時有一個很深的印象是，國家解體這麼大的一件事，莫斯科老百姓反應很平靜，淡然面對一切變化。他記得紅場上有很多人甚至「舞照跳」，劉香成就認為是跟宗教信仰有關。

琴台客聚  
伍呆泉

### 我的世外桃源

春分這天，我已養了近十年的龜丞相從冬眠中醒來了。

如往年一樣給龜丞相喝水、洗澡、餵食完畢，牠便「急急腳」地趕着去巡園，途經的每一株花草每一塊石頭都不曾被牠忽略，連飄落在地上的花瓣都要停下仔細地去研究一番。每年只有到了這個時候，看到丞相大人醒來後在園子裏忙碌着，才覺得春天算是真正地來了。

今年的倒春寒讓很多花兒的花期都推遲了，而我前年冬天深埋在地裏的幾球朱頂紅卻是迫不及待地冒出了花箭，很應時地和前院門口的百合花一起灼灼地開放了。菜地裏長老了的茼蒿趁我未有時間去清理，迅速地竄起來，長得秀麗挺拔，悄悄地開出了一片燦爛的小黃花。似乎是為了響應這個特別的春天，菜地邊上那株勞模一般已經連續開了一年花的老月季，竟在一朵漂亮的大紅花裏包裹了另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把自己開成了一朵奇葩。

花兒們都盛開了，鳥兒也不甘寂寞，一對白頭鴨夫婦看中了魚池邊的四季桂，開始了牠們新屋的建築工程。鳥夫婦每天起早貪黑地從外面銜來小樹枝、小藤葉、乾草葉子，以及不知道什麼動物的毛髮，才五六天的工夫，就在樹上築起了一個小小的鳥巢，接下來就該是鳥媽媽產卵繁衍後代了。

從前我住在梧桐山下的時候，花園裏亦種了幾棵樹，每到春天，也總是有鳥兒飛去築巢，少則會有一窩鳥，多的時候陸續陸續地有三四窩。我一直都很好奇，鳥兒們全都偏愛桂花樹，是不是因為牠們都喜歡桂花的香味？

春天就這樣熱鬧起來，有鳥語、有花香、有蛙鳴，坐在園子裏寫字，腳下有狗寶和龜丞相的圍繞。拍了照片發朋友圈，便有許多朋友羨慕我，能夠遠離疫情，安靜地呆在自己的「世外桃源」裏，認為我比當下的大多數人都要幸福。我便笑：這樣的幸福是因為我的要求比大多數人更低。

大抵是因為我的童年多是在山野中度過的緣故，我對城市一直沒有太多的熱愛，對物質亦

的人的心一樣。

坐在飛機上，我舉手背輕輕拭掉對着旅遊便攜茶具裝流下的眼淚。把我當姐妹真誠相待的林，不只是因為我們都姓林，也包括她對父親出生地南洋的一種親愛感覺。一如我對祖父南來之前的祖籍地和親戚那份沒法抹掉的深切感情。在林送我便攜茶具之前，我總是以為，暫時離開自己住的地方，等於脫離平日的舒適愜意生活圈，路上諸多不便，凡能容忍的都不必為自己增添麻煩，在路上時每天喝茶就暫且中斷了。

讀周作人在《雨天的書》說：「我並不以為人可以終日睡覺或用酒代飯吃，然而我覺得睡覺或飲酒喝茶不是可以輕蔑的事，因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睡醒起床便每分鐘都用來工作，被了解我的好友視為工作狂的我，立馬覺得自己每天下午一段時間喝茶，變得非常理直氣壯起來。

學會品茶，愛上喝茶，也是到中國以後的事。尤其自己的圖畫作為茶葉包裝生產了《天茶苑采茶》之後，喝茶更是生活的一部分。周作人還舉例子：「百餘年前，日本有個藝術家是精通茶道的，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驛站必取出茶具，悠然地點起茶來自喝。」有人規勸他說：「旅行中何必如此？」他的回答是：「旅行中難道不是生活麼？」這樣想的人才真能尊重並享受他的生活呀！周作人果然如自己說的真是「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地生活。」他在《都是可憐的人間》中胸懷慈悲憫憫：「愉快地有趣地生活吧，我真想把自己的寬闊的心情分贈你們一點哩。」周是明白人，也太明白了，中年之後，無論神情樣貌，或描寫日常的散文都顯示出他超然冷靜的沖淡風格。他不提倡奢侈生活，但也不拋棄生活中的精緻處，他許多散文反覆強調想過一種安閒悠逸的小生活，看見他是推崇享受生活之美的人。

「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

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飾，而且是愈精煉愈好。曾在中國生活，卻是極端地乾燥粗鄙，別的不說，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終未嘗吃到好點心。」胸懷不同追求的人，肯定要恥笑「好點心有如此重要嗎？」然而，那是叫我們喘口氣來愛自己的時間，是生命中的品味和內涵呀！

享受生活的美，和擁有很多的錢，未必有很大關係。正如科學家的喝茶的境界要高，有些人就以為是那些搞很多花樣、必須這樣堅持那樣，讓人眼花繚亂，程序繁複，才叫與眾不同的高級茶道。而日本茶道大師千利休的茶道精神，內涵在他留下的一首詩裏：「先將水燒開，再加進茶葉，然後用適當的方式喝茶，那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除此之外，茶一無所有。」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喜歡喝茶，茶有很多知識學問，但在喝茶時，也就一個簡單的動作，這才是茶的本質呀！拋掉那些紛繁駁雜的條條框框，快活地過着單純的茶生活，喝着簡單的生活茶。

周作人說「喝茶」的那段文字，感覺說到心裏去了，練字的時候寫成書法：「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遊乃斷不可少。」書法寫得好不好呢？沒有關係，寫得愉快看着自我得意就很享受，一如喝茶，本來就是喝心情呀！

以《為藝術而藝術》著名的沃爾特·佩特（W. Pater）曾說：「我們生活的目的不是經驗之果而是經驗本身。」因為在路上也想喝茶，所以我就帶着林送的旅遊便攜一壺二杯。如果你正好和我一起在路相遇，有緣一起喝茶，閒話套配備是誰說的？我要說這是我福州姐妹給我的溫馨友愛。疫情過後，一定再到福州，無論天多晚，無論喝了是否睡得着，一定要在一起喝杯味道芳香悠遠、情深意重的友情茶。